

## 挺起胸膛 堅守崗位

抗戰時，我在蔣夫人設立的教養院讀書，宿舍在松林裡的墓園旁，很多同學嚇得夜裡不敢上廁所。老師見此，對我們說：「世上沒有鬼，有鬼就嚇唬！日寇殺我無數同胞，那些同胞變成鬼，不用槍砲就能消滅日寇，我們就不需逃難了！」

抗戰勝利後，毛澤東又叛國，使國家分裂。我為了報國、救國，於民國三十八年六月，在廣州投考海軍，同我一起考海軍的，有社會青年及流亡學生。海軍招了一個大隊後，就送到澎湖湖改編陸戰隊砲兵營，開始新兵訓練。

在澎湖接受二個月新兵訓練，打了三發子彈後，就調往前線浙江舟山群島。我們乘坐的是商船「崑崙號」貨輪，船在高雄裝滿運補到舟山的軍糧，途經澎湖，順載調往前線的一千多名官兵，大家只能睡在甲板上。

八月的烈日曬得我們頭昏腦脹，幸老天庇佑，下了場雨為我們沖涼、解渴。船在海上航行五天，我們是飲雨水、食生米，睡甲板、穿濕衣度過的。

船抵浙江定海下錨，才剛停泊，共匪在胡盧島的迫擊砲就夾叉試射的方式，射擊我船。匪砲距離很準，兩發砲彈落在船左、右舷的海上爆炸，中間一發砲彈，正中船中央吊桿操作臺。因吊桿比人高，砲彈破片從人群頭上飛過，落在海上，站在甲板上的眾多官兵有

# 負起保國衛民的大任



▲顧增生曾於夜間在儲糧房放哨，並鼓勵同袍不懼棺材。（圖／顧增生）

驚無險，毫無傷。此時，在空中巡邏的軍立即還擊，阻止匪砲試射後的集火射擊。在空軍的掩護下，我船迅速移往安全海域，隨後各部隊立即換乘民船到防地。我們營分三艘渡船，從定海到長途島，又航行了兩天。幸好渡船上有大鍋可煮飯，我們不再挨餓，吃飽了，恢復精神進駐地。

船到長途島，我們登陸後，全營住進一個大村莊。長途島至浙江內陸都市，最近的寧波市，搭船來回要兩天，所以村裡有老人的家庭，都要先買棺材回來備用。我們營就分住在各家的儲糧房，放哨的位置就在棺材旁。

長途島居民不將棺材埋入地下，只放在墓地上，用石頭遮蓋而已，從石縫中便可見到棺材。與我一起放哨的戰友，是位剛脫校服的青少年，他一見棺材就變臉，晚上放哨時嚇得發抖。

我對他說：「棺內的先人，是村人的祖先，我們在此放哨，是保衛他們的家鄉及親人，如果他們在棺內有知，應該會感激而保佑我們。可惜他們已無知也不會變鬼，所以我們不要怕身旁的棺材。」

戰友聽我說後，立即奮勇起來，挺起胸膛，瞪大眼睛，監視前方，與我同心協力負起保國衛民的大任。

【作者速寫】顧增生，三十八年自海軍入伍，六十二年陸戰隊上尉退伍。

## 天涯懷友

寒暑嬗遞，吾等已至不逾矩之年，大家各有一片天：「滄桑變幻歷雪霜，氣定神怡觀世象。往事如煙隨風逝，心如止水不興浪。」中正嶺好漢結盟之誼難忘，興之所至，望藉一隅對具代表性老友略做描繪，希冀老友會心莞爾。

神父：正君大師張真人（正人君子似尊神，宵小鼠輩莫進門。

→雖分離多年，郝權（最後排左三）對同窗情誼仍念念不忘。（圖／郝權）

## 中正嶺結盟之誼

日前看到《榮光雙周刊》刊出陳聰明副教授專訪，羅長春中將回顧八二三砲戰一二，內容無關聯，但讓我憶及一段往事。

其一，陳副教授入學經歷。我於民國五十六年考入中正理工學院土木系，記得那年大專聯考理工科錄取率為百分之十三，能榜上有名不易，陳副教授考成大，肯定是佼佼者。同學三十一人，過半考取取大，因為多為軍人子弟，無法負擔可觀學費，故選擇就讀軍校，與陳副教授同樣境況。

其二，與羅中將有長官、部屬之誼。三十餘年後看到羅中將大作及其於金門馬場英姿，備感親切，更憶及羅中將任職後勤次長室第五處處長時，我有幸任其副手，受羅中將教誨甚多。

同窗點滴雖事隔多年，仍歷歷在目。畢業後分派三軍工程單位，十年後部分同學退伍，多在民間工程單位各展所長，重大工程如：佳山計畫、三軍總醫院、捷運、高鐵等，均有同學身影，我與幾位同學曾獲「校友楷模」殊榮。

寒暑嬗遞，吾等已至不逾矩之年，大家各有一片天：「滄桑變幻歷雪霜，氣定神怡觀世象。往事如煙隨風逝，心如止水不興浪。」中正嶺好漢結盟之誼難忘，興之所至，望藉一隅對具代表性老友略做描繪，希冀老友會心莞爾。

神父：正君大師張真人（正人君子似尊神，宵小鼠輩莫進門。

→雖分離多年，郝權（最後排左三）對同窗情誼仍念念不忘。（圖／郝權）



→雖分離多年，郝權（最後排左三）對同窗情誼仍念念不忘。（圖／郝權）

→雖分離多年，郝權（最後排左三）對同窗情誼仍念念不忘。（圖／郝權）

→雖分離多年，郝權（最後排左三）對同窗情誼仍念念不忘。（圖／郝權）

→雖分離多年，郝權（最後排左三）對同窗情誼仍念念不忘。（圖／郝權）

霸王：凜然正氣浩然風（剛毅不阿屬他最，好惡分明望生畏。不戰而屈人之兵，正義化身誰人配。）

老梁：震聲發聵獅般吼（倚天不出誰爭鋒，老梁獅吼敢不從。粗中帶細真功夫，宏觀論才無右出。）

球球：慈厚耿介硬中軟（以小搏大播臺塔，底子夠硬沒在怕。仲介房屋上百棟，各方神聖皆打趴。）

大頭：似呆非呆秀群倫（工兵營長虎虎風，工務科長八面瓏。海峽

兩岸全吃定，大頭阿呆似非通。）

毛豬：左營岡山一神豬（四十餘年左營作，六十餘年岡山息。作息不出左岡區，神豬方有此際遇。）

估價：獨樹一幟估價（軟硬不吃性情中，各方領域顯神通。內涵底蘊深不露，語言筆墨難形容。）

棍子：仙風道骨百曉生（東沙悍匪誰舉槍，無影陰柔化骨掌。百官行述判生死，一棍打翻一船幫。）

阿山：四海八方神精靈（古道熱腸智多星，東邪西毒全咬定。運籌帷幄決千里，勝券全握盡掌中。）

【作者速寫】郝權，中正理工學院（今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）三十一期土木系畢業，八十四年海軍上校退伍。

→趙聚溶以「人生就是奮鬥，奮鬥即是人生」為座右銘。（圖／趙聚溶）

「人生就是奮鬥，奮鬥即是人生。」這是我座右銘，也是我軍校畢業前，同學錄留言的前言，我接著寫：不論從事任何事業或工作，都是秉著我的信念去做，不管任何環境是惡劣或優雅。

我五、六歲讀私塾一年，每天約走五公里山路上學、放學，開始一、二次有大人陪，後來都是單獨走。民國二十三年，正是抗戰最劇時，當時我五年級，王學明老師為縣日本鬼子，從城市到我們鄉下儲英小學教書，有幸受教於這位優秀的女老師。

為了躲日本鬼子，曾被停課二周。王老師告訴我們，逃難時，她仍帶著我們的作文簿，可見王老師對學生很負責，我永遠記得她，是影響我很深的人。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，舉國動盪，許多從城市逃難到鄉下暫居的人，紛紛收拾行囊返回城

## 奮鬥的人生

市，王老師也不例外，想到隨著環境改變，再也見不到她的倩影，讓剛上六年級的我不捨地留下眼淚。

小學畢業後，有些同學到七、八公里遠的嶺南職業學校，主修農業與會計。我原本也考慮就讀該校，但父親叫我向該校老師楊敘照秀才補習古文，有二位同學，包括他的孫女。



八年抗戰在偉大領袖蔣中正領導下，最終獲得勝利，但「內戰」緊接而來，因此我十四歲就加入湖南保安司令部當傳達兵。剛入伍時，因年齡小，常被欺侮，但我努力不懈，力爭上游。後來轉入陸軍某單位，從事兵工技術修護，許多老兵無法勝任，於是我領先於他們，曾當選國軍第五屆克難英雄。

我在第二軍團修完隨營補習高中課程，考試及格後取得同等學力證書，後考入陸軍官校第三十二期，畢業後分派陸軍第三十二師擔任排長。為求進取，曾先後考入留美儲訓班、英文正規班（即連路軍官班）。畢業後，正值外勤單位需求英語人才，欣然投入，至七十六年六月一日，以陸軍上校退伍。

（作者速寫）趙聚溶，三十九年入伍，七十六年陸軍上校退伍。

## 難忘海軍士校訓練往事

我於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十日入伍，成為海軍士官學校（今為「海軍技術學校」）聯招四期生，同學由各縣市初中應屆畢業生保送入校。進入左營軍區，映入眼簾的是整潔的軍區大道，遠眺港區蔚藍天空，無比舒暢。報到後，是一連串既緊張又新鮮的入伍訓練。

海軍士校入伍訓練與陸、空軍稍有不同，海軍稱入伍管道，四個月分幾個「管道」，每個管道結束後都要驗收。剛開始訓練基本體態，海軍稱「陸操」，緊接著是船藝管道，包括結繩、救生等，期間並安排入丹陽艦見習。

結束前，要進毒氣室體驗催淚瓦斯威力。大家戴著防毒面具進入毒氣室，被點到名的人脫下防毒面具向教官報出姓名、兵籍號碼後才能到外面。身上沾染的催淚瓦斯能被風吹散，但眼淚、鼻涕直流很不好受。「砲操」最刺激的是艦砲實彈射擊，三吋砲最危險，擊發時，砲管及砲栓向後衝擊，後座力約七十二萬磅，稍撞一下必重傷，因此裝彈手將砲彈推入砲栓後，手必須滑一個大圈閃開，此時彈殼由砲栓向後退出，接殼手需戴石棉手套接殼，以防被彈殼燙傷。有位同學接殼時，手臂遭彈殼擦過，就燙出一道長長的傷痕。

游泳是海軍的必要訓練。除一般游害管制、救火、砲操等。核生化管道外，教官另教導大家乘船訣竅：由上風處下水。若由下風處下水，會被船上溢出的油火燒傷。此外，跳水時，一手捏鼻，一手護下檔，兩腿交叉夾緊，直挺挺往下跳。泳池後，幾位同學被勸至爆破隊擔任蛙人，也有幾位同學被指名參加游泳隊。一位同學畢業後代表艦隊參賽，不但在海軍運動會獲得第一，也在國軍運動會奪得冠軍。

我們的隊長吳丁座是陸戰隊上尉，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，且十分服從上級命令，大家覺得他緊張兮兮。許多年後才知道，民國三十八年，他在古寧頭浴血奮戰三晝夜，是真正見過大場面的老兵。現在想來，當年我們嫌他緊張是多麼幼稚。

民國六十年春，海軍士官學校與相關教訓單位裁併為航海、輪機、兵器、通信電子四校，相處近兩年的同學被分開，成了海軍士官學校末代學生。當年秋末冬初，我們分別由四校畢業，分發至海軍各單位。

民國七十年，大家正式服役滿十年，當時鮮有長官慰留常備士官，多數離營另謀出路。雖然各自返鄉，但多年革命情感未曾稍減，每年五月固定聚會。起初單獨參加，後來有兒女陪同，這幾年有人帶著孫子女參加。希望大家身體健康，能多聚幾年，再聊聊四、五十年前那些老掉牙的往事。



↑洪耀春（左）民國58年與同學至霧社遊覽。（圖／洪耀春）

【作者速寫】洪耀春，五十八年相繼教訓單位裁併為航海、輪機、兵器、通信電子四校，相處近兩年的同學被分開，成了海軍士官學校末代學生。當年秋末冬初，我們分別由四校畢業，分發至海軍各單位。